
四访彭大将军

陆 诒

1937年11月太原失守之后,我作为《大公报》记者先随军撤退到临汾,以后又渡河到西安。11月底,我在西安接到范长江从汉口来电,说上海、太原失守以后,人心惶惶不安。他要我设法去陕北一次,报道延安的声音。12月1日,我搭上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租来的商车启程北上,在12月3日傍晚到达延安。得到党报编辑委员会徐冰的大力协助,为我精心安排好访问日程,使我先后访问了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李富春、罗瑞卿、成仿吾等人。对于他们纵谈抗战形势,得出的结论,乐观而坚定的态度,我即以电讯告报社。

连日上坡下坡走窑洞,我发现所有延安的人们,不论男女老少,都向往抗日前线。只要有人从前线回来,就会到处受包围,问长问短,谈个不停。恰在这时,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将军从前线归来的消息传遍延安,我不肯轻易放弃采访的机遇,特托徐冰为我安排好12月7日前去访问。

彭德怀真是一位严肃的革命军人,重然诺,又遵守时间。那天上午9点前一刻钟,我按预约的时间提早5分钟去,他披着一件从日军那里缴获的黄呢军大衣,已经站在窑洞口等着。他邀我到他所住的窑洞中谈天,窑洞壁上用图钉按着军用地图,桌上放着一大堆文件和文具,他一进来即脱下军大衣,在我对面就座。我看他军装穿得齐整,风纪扣扣得紧紧的,还打着绑腿,内务整理得井井有条。他没有什么客套,直率地对我说:“记者先生,你可以随便提出问

题,只要我知道的,我都愿意坦率相告。”“那太好了,我刚从山西战场回来,就请你谈谈那边的情况,好不好?”我说。他听了站起身来,走到军用地图旁边,一面谈,一面手拿一根小木棍,指点作战地点。

彭副总司令说,八路军东渡黄河,刚进山西战场时,太原尚未失守,但我们已作好万一失守的打算。即使日军占领太原后南下,我军仍将继续北进,深入敌后方,开展抗日游击战争。目前,我正是按照这个战略部署努力进行的。回忆我军到达太原时,日军已全面逼近山西北部所构筑的国防工事,正拟突破平型关与雁门关的防线,直扑太原。我军一一五师立即迂回敌后,以阻击南下日军的攻势,9月25日在平型关附近打了第一个大胜仗。当晋东娘子关和晋北忻口形势紧张时,八路军总部即率我军主力部队离开五台山区南下,配合友军作战。10月23日,一一五师副师长兼政委聂荣臻同志受命留守五台山区,创立第一个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。他所有的兵力仅是一个独立团、一个骑兵营和不完整的两个连,总共两个团左右。11月7日,聂荣臻同志奉命建立晋察冀军区司令部,开展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。

晋察冀军区刚刚建立,日军即分几路向我进攻。由平绥路大同来的日军攻占广灵,从张家口来的日军已占领蔚县,但他们只是占领县城,广大乡村仍在我军手中,日军不敢轻易出城。在晋东方面,日军从寿阳进攻宗艾镇,两次都遭到失败,从平定进攻上荫营也没有结果。在河北省,从保定出发的日军已攻占内长城的紫荆关,但涞源城仍由我军驻守。日军妄想赶快恢复平汉路、同蒲路的交通,但这几条交通线都受到我军的破坏。

在晋察冀军区已经动员组织了1.5万义勇军,有枪支七八千,游击队和自卫军人数3万多人,拥有步枪、土枪、土炮和大刀、红缨枪、梭标各种新旧武器,所有男女老幼都直接或间接地投入了抗战的洪流。彭将军不无激动地说:“这种人民武装力量如果单纯从军事观点来看,当然还很薄弱和落后,但从政治意义上讲,其潜在力量比增加一个军的兵力还要伟大。晋察冀军区总人口有三百多万,只

要我们坚决继续干下去，前途大有可为！”

他继续说，在晋西北和绥远省的东南部，除八路军一二师贺龙将军所部留在当地活动以外，也组织了义勇军、自卫军和游击队。日军虽然占领了朔县等几个县城，但他们一出城便挨打，而当地汉奸政权也不易站住。日军占领太原后，暂时不敢迅速南下，使各路友军在晋南获得补充和休整的机会，这主要是受我军游击战的牵制。日军梦想消灭八路军和人民武装，以制止游击战争的发展，这是不可能的！即使日军占领了山西省的全部城镇，我军仍不离开山西的土地，还要在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，坚持抗日游击战争，维系华北几万万人心。

我第二次采访彭德怀将军，是在汉口。1938年1月19日下午，我接到凯丰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来电话，说彭德怀将军从前方到汉口，叫我到办事处去访问他，谈谈前线战况。这是我从《公报》转入《新华日报》后首次出勤采访。办事处设在原日本租界中街89号，从府西一路大陆里报社走去有一段路，当时既无电车，又无公共汽车，只好安步当车。

到了办事处，就有人招呼我在楼下会客室等候，不到两分钟，彭将军仍然披着那件日军呢大衣昂然而入。他同我是第二次见面了，和我亲切握手后，就把军大衣放在旁边椅子上，双方坐下来侃侃而谈。他面带笑容说：“在这里又见到你真是没有想到，听凯丰同志讲，你进了我们《新华日报》工作，我很高兴。今天我刚从洛阳来，在那边开了几天的军事会议。武汉三镇是我旧游之地，吃过早饭，我就同小鬼（指警卫员）出去走走。走到了汉阳，看看贫民窟，看到老百姓吃的、住的，还是同几十年前一样苦啊！记者同志，你到过汉阳，见到过贫民窟没有？”

“没有”。我老实回答。这时，他用严肃的目光向我扫视一下，极其诚恳地对我说：“我们流血打仗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。就以这次抗战来说，也是为人民利益而作战。人民的利益，人民的疾苦，我们时刻也不能忘记！记者同志，不到贫民窟去走走，不

了解人民的疾苦,那样行吗?”

这几句话,给我以毕生难忘的教育!彭德怀将军来自人民群众的最基层,对人民有深厚的骨肉之情。他一生英勇战斗,对共产党、对人民赤胆忠心,受到人民无比的敬爱。

接着,彭将军说:“这次在洛阳出席西北战场的军事会议,蒋委员长在会上表示,只有我们积极抗战,才能推动国际形势的好转,如果自己不积极抗战,坐等形势的好转,那就要亡国。抗战以来,我们官兵受到重大的牺牲,我们将抗战到底,决不中途妥协。这次会议还作出决定,现在黄河以北作战的军队,决不退过黄河,在原地坚持华北抗战。这个决定很好,也很及时,可以坚定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,粉碎一切和谈阴谋!”

他心情沉重地向我谈日军在华北残杀同胞的暴行。1937年12月19日,7名日本兵来到石家庄以东的方村强奸妇女,群众奋起反抗,打死、打伤4个日本兵。第二天早上就有大批日军赶来报复,包围方村,屠杀了许多群众。平型关之战我军伏击敌军以后,日军也来一次大报复。从灵邱起经过东河镇、大营镇、繁峙一直到代县,这一带原来人烟稠密,市面繁荣。现在由于日军的烧杀、奸淫等暴行,造成几百里内灭绝了人迹,变成一片废墟。日军的残暴罪行,激起了当地人民的义愤,他们不愿再当亡国奴,纷纷组织游击队伍,保卫家乡,保卫自己。

日军进占太原以后,曾有三次分路围攻八路军在敌后的抗日根据地,以前两次都被我军击退。第三次进攻是从今年1月3日开始的,地点在晋西北和绥远东部,共分三路。一路由岱岳、朔县攻我宁武,被我军杀回朔县城。一路由和林格尔(内蒙地名)进攻左云和右玉,仅仅攻占右玉。另一路由凉城进攻杀虎口的日军,也被我军击退。

在正太路 and 同蒲路沿线,日军在强拉民夫,日夜赶筑碉堡,做防御工事。但我们对其交通线的袭击和破坏仍照常进行。每次我军作战时,我军都向沦陷区散发中共中央去年12月25日发表的

《时局宣言》和蒋委员长 12 月 26 日发表的《告民众书》。沦陷区同胞看到这两份传单，奔走相告：“我们当亡国奴是暂时的，只要国共坚持团结抗战，中国永远不会亡！”

与彭德怀将军握别时，他提出：我们以后前线再见！

我第三次采访彭德怀将军是在山西八路军总部。

历经 1938 年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之后，我在 1939 年 9 月下旬，经过中条山、太岳山来到山西武乡（今改为左权县）的砖壁八路军总部所在地。我寄宿在《新华日报》“华北版”报社，与八路军总部有直线电话可通。事先通过电话，约定时间后，我第三次访问了彭将军。他还是象过去两次那样热情、真诚地接待我，并对我到敌后战场采访给予工作上的指导。见面时，彭将军显得很兴奋，他第一句就说：“汉口一别经年，今天我们实践了前方再见的约定。你从大后方和其他战区来到敌后战场，见多识广，先请你谈谈沿途见闻。”我据实汇报了一些情况，要而言之，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区别，前者至今停留在单纯的军事作战上，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参战，而后者充分发动并组织群众参战，形成人民战争的格局。

接下去，我请他谈谈最近晋东南战况。彭将军详细介绍了下面情况：

根据我军缴获的日军文件证实，日军这次进攻晋东南共分三个阶段，从今年 3 月至 5 月，实行严密封锁、准备进攻；5 月至 7 月，调集兵力、布置战阵；从 7 月到现在，是分进合击、进行分区扫荡时期。日军的作战计划，先是打通白晋公路、临屯公路和东阳关通长治的大路，将晋东南广大地区划成一个“田”字形，分裂成四个方块，然后分区扫荡，妄想一举而摧毁晋东南抗日根据地。

今年 7 月初日军开始进攻时，共出动六个师团和两个旅团的兵力，分九路进犯。第一路是日军十一师团的一个联队（相当于中国陆军一个团的兵力），由和顺、辽县出动，沿平定至辽县的公路南下。第二路是日军第一、九师团与第九混成旅团的全部兵力，这是日军进攻的主力部队，由子洪口出动，沿白晋公路南下。第三路日

军由太谷、榆次进攻武乡。第四路是日军第八师团的一个旅团。第五路日军由安泽、浮山东进，与介休日军会合，攻占我沁源。第六路日军由临汾至屯留公路东进。第七路日军是二十师团一部，由翼城向高平东进。第八路日军是二十师团一部与第七师团的一部分兵力，向博爱至晋城的公路前进，第九路日军是第十师团的全部兵力，由平汉路出动，沿武安到长治的大道前进。

晋东南地区是高原盆地，四周环绕着太行山和太岳山脉。日军九路进攻，其势汹汹，企图与我军打几次大规模的决战，先歼灭我军主力部队，然后再扫荡山区。我军摸准了敌人的企图，从不打无把握的仗。特将我军兵力配置在日军的两侧，在公路交通线上不同锐气正盛的日军进行决战，仅向其后方侧翼袭扰，使敌人在打通交通线后仍不能巩固其占领区，等到敌人交通线被我纷纷切断以后，我军主力部队即及时大举围攻。

在过去两个月战斗中，南线西北军庞炳勋部在天井关一战，阻止了日军在博爱公路上的前进，并切断其交通线，一举而收复了晋城。中央军刘、陈两部与日军激战于阳城、沁水之间，歼敌甚众，切断了翼城至高平的公路，使已占高平、阳城之敌不得不狼狈退却。在白晋公路以北和以东的八路军更以其英勇、机动的战斗，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，吸引日军向北移动。其中尤以辽县和石匣的战斗、收复武乡和榆社的战斗最为出色。由于我军和各路友军密切配合作战，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灵活运用，迫使日军既不能打通交通线，而对已经占领的十字形路口，也因受我军主动攻击，变成了英文字母中的“L”形。这是出乎日军所意料的。日军这次“扫荡”既未成功，反而付出了重大伤亡的代价。

彭德怀将军这次同我谈作战经过，仍站在室内军用地图前面，手拿一根小木棍，指点作战地点，使我理解战局。最后他忠告我：“到敌后战场工作，先要了解华北敌后抗战的全局形势，我劝你在“华北版”（报社）多住几天，最好与总部副参谋长左权同志多谈谈，做到胸有全局，然后再到各地去深入采访。”

同年10月初,我离开晋东南抗日根据地,走出山岳地带,通过平汉路敌人封锁线,来到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。随后又与吕正操将军随一二师骑兵营,突破平汉路日军封锁线,到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,最后到达北平西郊的平西抗日根据地;然后折回晋察冀边区,过敌人封锁的正太铁路,于1940年3月中旬,仍回王家峪八路军总部附近《新华日报》“华北版”报社所在地。

我第四次采访彭德怀将军是去八路军总部。“华北版”报社陈克寒同志陪同我到总部,又得到彭副总司令的热情接见。当时他的夫人浦安修同志也在座。经过彭将军的介绍,知道她是重庆《新民报》同业浦熙修女士的亲胞妹。我们能在太行山上见面,倍感亲切。彭将军说:“你几个月来在华北战场,从山区走到平原,跑过很多地方,见到各色各样的人物,了解许多情况,请你先谈谈。”我就把去年离开晋东南后情况扼要汇报。彭老总兴致勃勃地不时插话并提出问题。他先问我,路过冀南抗日根据地时访问过石友三军长没有?我据实说:“我在南宫附近访问过石友三的军部,据军部秘书长告我,石军长出发去视察部队了,未曾见到。”彭将军又问:“你有没有访问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将军?”我说:“也没有访问到。”彭将军微笑说:“你也没有见到,可惜了!去年我也到过冀南平原,专程去访问西北军的老前辈鹿钟麟将军,渴望与他协商在华北敌后战场进一步团结抗战的大局,但竟未能见到。最近他在这次摩擦中受到一些挫折,他所直接指挥的九十七军朱怀冰部全军覆没,也许头脑会清醒一点了。”

我说:“最近,我想启程回重庆报社,你看,从晋东南到晋南过黄河,这条路还能通行吗?”彭老总沉思有顷,然后说:“我看可以。你可以先到新五军孙殿英部队,然后由他派人送你到晋南过河。1939年年底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,是阎锡山先在山西动手。十二月事变之前,他大叫:‘天快下雨了,赶快准备雨伞。’毛主席就说,阎锡山准备‘雨伞’,你们也赶快准备嘛!我们有了充分的准备,战斗一打响,先粉碎阎锡山对晋西南和晋西北的进攻,接着又打败

他们对晋东南的进攻。最后我们还彻底消灭摩擦健将朱怀冰的一个军,打击了他们的反共气焰,迫使第一次反共高潮草草收场。我估计,时局好转的可能还是有的,因为我们总是团结抗战的大局为重。”

四次访问彭德怀将军,两次在后方,两次在前线,他的音容笑貌,我至今铭记在心,历久难忘!他是一位神圣抗战中作出卓越贡献的我军高级将领,他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立下的丰功伟绩,将彪炳千秋,人民不会忘记!

(作者离休前在《解放日报》工作,已故)

(责任编辑:李仲明)